



生命原汁寫成的作家自傳

談《真與美》的寫作特色

歐宗智 ◎ 臺北縣清傳高商校長



真與美：東方白文學自傳
東方白著/前衛/9702
299頁/21公分/300元/平裝
ISBN 9789578015739/783

◆ 臺灣文學的奇花異果

傳記文學是「藝術地再現真實人物生平及個性的一種文學樣本」（注1），其寫作準則包括要能「傳神寫真」、「刻劃時代」、「應用文學技巧」、「從平凡處著筆」、「令讀者觀後有所深思」，甚至還要能「引起讀者共鳴」等（注2）。能完全具備這些條件的傳記佳構，實不多見。一般而言，只要符合上述條件之一，即或多或少有其可觀之處。

東方白以十年艱辛的歲月完成超過一百三十萬字的大河小說《浪淘沙》之後，再花近十年時間寫出六大冊《真與美：東方白文學自傳》（注3），字數亦多達一百一十萬字以上，如將之視為《續浪淘沙》亦未嘗不可。再七年，於2008年接續出版《真與美》第七冊，即第八部「忘

年篇」，所寫的是作者與施明德前妻艾琳達、女作家韓秀的文字交往，敘述寫作中篇小說〈芋仔蕃薯〉的來龍去脈（注4），以及本冊的重點——2005年歐洲遊記〈波羅的花〉。由馬拉松式寫作的《真與美》來看，東方白之創作能量與堅強毅力，在在令人嘆為觀止。此一系列作品，不但解開作家創作之秘，交代一個作家誕生、成長、發展的過程，且對臺灣文學來說，可謂為前所未見的奇花異果，重要性毋庸置疑。然而此書最值得注意的，應是其高度的「真實」以及特異的「文體」。

◆ 嗜「真」如命

傳記的第一義是「真實」，須活生生地把傳主的弱點和優點，通通刻劃出來。諷刺的是，傳記最易犯的毛病正是——不真，每每只述傳主之善而曲隱其惡，此非但無法讓人相信，遑論引起讀者共鳴。東方白有鑑於此，在《真與美》初序說：「我對『誇耀』自己的成就與『掩飾』個人的缺陷不感興趣，我只想把一生中發生在我周遭『真實』而『美麗』的故事與哲思，點點滴滴，如詩一般記錄下來，供自己回味，

給別人欣賞。」

東方白一生嗜「真」如命，而且「言出必真，不真不言」，對於中國社會的「虛假」與「欺騙」，更是痛心疾首，不以為然。事實上，東方白撰寫自傳時，也的確能貫徹此一原則。他鉅細靡遺地記錄自出生、成長、求學、戀愛、服役、留學、工作、寫作，乃至退休的種種回憶，呈現其哲學思想、人生理念、宗教觀、文學觀……等，這些作品誠如葉石濤所說的，「像實際現實生活的微細畫」（注5）。他描述在大稻埕永樂市場修理鐘錶的父親的多才多藝，但並未「子為父隱」，明白指出父親個性上的缺點，以及滿口三字經的不良癖性；他寫自己與大姐的手足情深，二人甚至親密到合譯芥川龍之介的小說〈羅生門〉，卻也不諱言大姐一度的「精神外遇」。他更效法盧騷《懺悔錄》，坦白陳述初中時為了集郵而偷錢，且持續半年之久，真是「玩物喪志」；另外，讀建國中學高一時的一次代數月考，因為緊張心慌怕不及格而考試作弊，結果被當場逮到，記大過一次。《真與美》之真實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◆ 文體獨創

傳記文學在刻劃人物時，除了真實之外，如何讓讀者覺得栩栩如在眼前，乃寫作成敗之關鍵所在，這特別要講究文學技巧，而其中「對話」的運用，具有舉足輕

重的地位。東方白寫作《真與美》就充分運用了「對話」這個表現工具。

《真與美》所寫的人物、事件、時間、地點都是真有其人、確有其事，即使它記錄、表述的主要是文學誕生的經過和歷史，但因為對話多，而且跟大河小說《浪淘沙》一樣，大量運用臺語，讀來十分生動有趣，跟一般的人物傳記或回憶錄顯然不同，看似小說又非小說，所以林鎮山指出，《真與美》在敘述結構設計上，是所謂的「文類混合」（注6）。彭瑞金認為，《真與美》是東方白以「小說」體裁寫自己的經驗與人生體驗，沒有理由不把它視為「傳奇小說」、「心理小說」、「成長小說」（注7）。雖然《真與美》在本質上，與小說創作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，不過它終究只記載東方白生活中關於文學生活的部分，仍算是一部文學生活的回憶錄。總而言之，《真與美》乃東方白用生命原汁寫成的、饒富小說趣味的作家自傳，有意地顛覆了傳記與小說的形式定義，其「文體」之獨創性在臺灣文學史上絕對不容忽略。

◆ 體現真與美

關於《真與美》的命題，「真」指的是高度的「真實」，「美」則是「文學技巧的應用」，一如前述。然而東方白於1982年歐洲之遊時提到，歐洲的「文藝復興」顧名思義是「文學」與「藝術」的「再生」，但



更重要的卻是隨之而起的「科學」的「新生」，短短五百年間，歐洲人把這緣自希臘的求「真」與求「美」精神發揮到極致（注8）。理工出身的東方白，原本職業為水文工程師，這是科學，代表著「真」；他用兩個腦細胞做水文工作，用98個腦細胞寫大河小說（注9），這是文學，代表著「美」。換言之，東方白的一生不也正是「真與美」的體現嗎？

2007年2月，東方白遭逢喪妻之痛，暫時無心寫作，似乎和文學世界斷了線。不過，人生就像一條河川，流經淺灘，難免一陣湍急，這一段過去之後，水流恢復平穩，河面更寬闊，水道也更深了。相信眾多「偉大的讀者」（注10）都期待早日看到東方白「重現江湖」，而對文學始終抱持宗教般情懷的東方白，再揚帆出發之時，也必定會有另一番嶄新的風貌吧！

注釋

1. 陳蘭村，中國傳記文學發展史（北京：語文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5。
2. 參閱王元，傳記學（臺北：牧童出版社，1977年），51-66。蔡信發，「傳記文學的三準則」，文訊，98期（1993年12月），頁16-17。
3. 東方白，真與美：東方白文學自傳（臺北市：前衛，2001年3月出版第1冊至第6冊，2008年2月出版第7冊）。
4. 〈芋仔蕃薯〉於1994年9月完成，《自立副刊》連載（1994年10月16日至11月4日），並於1994年11月由臺北草根出版公司印行。
5. 見葉石濤，「台灣作家的自畫像」，真與美：東方白文學自傳，第1冊書序（臺北市：前衛，2001年3月），4。
6. 林鎮山，「話說皓月當空／年華似水而不知東方之既白」，真與美：東方白文學自傳，第6冊，303。
7. 彭瑞金，「顛覆小說、解構文學？——東方白《真與美》的嘗試解讀」，真與美：東方白文學自傳，第6冊，284-285。
8. 東方白，真與美：東方白文學自傳，第5冊（臺北市：前衛，2001年3月），233。
9. 東方白，真與美：東方白文學自傳，第6冊（臺北市：前衛，2001年3月），207。
10. 《浪淘沙》三大冊問世後，《民生報》曾刊出一篇四格漫畫「幽作家一默」，明顯是針對《浪淘沙》而來，漫畫內容是一位男作家花了十年，完成百萬字的鉅著，他問某位女士：「這是不是偉大的小說？」女士起先回答不知道，卻又幽默地加上一句：「不過，能看完你著作的，一定是偉大的讀者。」教人發出會心一笑。以上見東方白，真與美：東方白文學自傳，第6冊（臺北市：前衛，2001年3月），131-132。